

现在的茶叶上市格外早，清明前新茶就压断街了。但我总感觉茶叶太早了，虽然看相不错，喝起来未必佳。《梦溪笔谈》里一句话很有道理，“用叶者，当取叶初长足时”，茶叶初长足，应该就在立夏前后。

我们小时候，茶叶上市也基本靠近立夏。那时吃不饱肚子，粮食是个大问题，能种庄稼的地方一般都不会种茶叶。幸喜我家地埂边还剩几棵茶树，因为往外伸枝，不影响地里的庄稼，就留了下来。每年也能摘到几把茶叶，大概一二两的样子。因为少，显得特别珍贵，摘茶的时候也格外庄重，我们孩子只能站在边上看着，大人很少让我们伸手，生怕我们手脚毛糙，浪费了茶头。不过，越这样我们越好奇，以为摘茶叶乃是一件神圣的事。

后来，生活条件渐渐好了，茶叶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大面积推广种植，产量大增，很方便买到质优价廉的好茶叶，家里的那几棵茶树，也就自然而然地淘汰了。但总感到再好的茶叶都喝不出小时候那种浑然天成的味道。

工作了三十年，奔波了三十年，今年闲下来了，终于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。同时闲下来的还有我多年的老朋友老琚。为了找寻乐趣，打发时间，我们经常相邀到野外，掐掐青蒿，挖挖野菜，自得其乐。

清明前，我们去龙眠山看大风车，一路上茶园连绵不断，茶农们正忙着摘茶，一下勾起了回忆，我就跟老琚聊起我们小时候摘茶叶的情形。老琚很感兴趣，他生长在畈区，虽喜爱喝茶，但没摘过，很想找个机会尝试一下。

“那很容易，等到立夏边，估计茶叶就没人再摘了，我们完全可以找块茶园摘着玩，自己炒自己喝。我觉得夏茶的味道还要正些。”这是我的建议，老琚应声说好。

清明时的老家，正是茶季。每次回来，走到屋后那个拐弯处，就知道到家了，也总会被弯对面的茶园惊艳到。茶是老茶，芽是新芽，茶窠像花朵，像浪花，层层围着山，一浪一浪的绿波上，山顶之处偏又留着一排亭亭的枞树，笔直的干上，是棒棒糖一样团团的冠，映着背后的蓝天，映着一重重绵延的青山，愈加的清秀旖旎了，倒像是把热带雨林里的一处景致搬到这深山里了。

我和老公公站在晒场聊天，屋前的山排，屋后的斜坡，田埂邻着的山洼里，处处都是茶树茶园，春日里，闪闪的亮着，浮着一层绿光。我们聊起几天前的那场桃花雪，我问，会不会造成茶叶冻伤。公公笑说：不会，春天最怕的反而是霜冻，温差太大。雪一下，人反而松了一口气，茶叶的嫩芽都在雪里包着呢，只是会慢些。难怪村子里静静的，往年这时候，请来的摘茶客山前屋后，人声嬉戏，正是热闹的采茶季。

茶少，也在开始零碎着摘，吃了饭，大嫂伙同几个侄女背着茶篓又到茶园去了。老公公说，茶园不远，就在下面，半里路的光景。我也往茶园溜达，公公和潘先生在后面默默地随着，潘先生很有乃父之风，做的多，

摘茶

王族友



一池水 汤青 摄

中间隔几天，他就给我提起这事，生怕我忘了。

上周五，表弟说今年的茶季已经结束了。对了，他家就有好几亩茶，何不跟他说说？我一开口，他就笑了：“摘茶累死人，有什么好玩的？再说了，夏茶既不好看，也不好喝。”

“立夏不是还有好几天嘛，再说了，过去茶叶都是立夏前后才出来。我们只是摘点玩，享受摘茶的过程。”我解释。

“那你们明天就到我那里去。”我立马通知了老琚，老琚连说好。周六一早，我们一行四人，我，我家魏老师，还有老琚夫妻俩，就驱车出发了。一路上，车子开得特别顺溜，像一叶轻舟，穿梭在崇山峻岭间，四十多公里的山路不一会儿就到了。表弟一家已经等候多时了。

寒暄了几句，表弟媳妇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围兜，我们就跟着她

去茶地了。我边走边拎着围兜仔细看，觉得这东西还真科学，其实就是一个大口袋，往身上一系，摘的茶叶就可以很方便地塞进胸前口袋里，既轻巧又方便，比过去挎着个篮子省事多了。我心里想：还是劳动人民有智慧，与时俱进，简单地升级了一下工具，就把双手都解放出来了。

摘茶，我们都是生手，老半天才掐一朵，并且长的长短的短，不像样，惹得表弟媳妇笑话：“你们城里人就不是干粗活的料。”不过这时节茶头长得粗大，我们掐的都有一寸多长，倒也不影响什么，一会儿，面前的兜子里也都鼓鼓的。其实我们纯粹是为了找乐子，只在意采摘的过程，不在意收获的多少。

还别说摘茶这件事，看起来劳动量不大，但一直要保持弯腰姿势，两只手也像弹钢琴一样不停片刻，还要眼观六路，加上烈日当空晒着，一会儿就腿发软，眼发花，

回乡记

方丽清

说的少，好性情如一汪春水，你走近了，它就把你淹了，或者，这是山里人共有的性子吧。沿路除了水田就是茶园，茶园新绿，水田潋滟，都依山就势，层层环环地绕着山。山里冷，田已经翻过了，蓄了水，只等天暖秧苗好下田。田沟里，田下的溪里，水汨汨地流着，水畔许多的野花，一种淡黄色的居多，鸡蛋黄，野野又娇娇的美，公公见我拿着手机凑过去拍，说，那是油子草，对于我的拍拍拍，公公见惯不怪，只是笑笑地等着。

茶园叫马兰沟，不知道是不是多马兰头。幼时喜欢唱一首儿歌：“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儿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……”，唱的是马兰花，我猜想，马兰头该是和马兰花一样善良美丽的女人吧。公公笑说，山里，到处都是马兰头，也不光这沟沟里。马兰头是草也是菜，大荒的时候，是救命的东西。

幼时暑假在外婆家，我拎着筐箩四处打猪草，渐渐地越走越远，

箩里半天不见长，只虚虚的铺个底。想不到现在竟是无人采摘了，就像那山林树底铺就的一地松毛针。

马兰沟真是沟，深山老林里的沟，近六十度的坡度，三面茶园呈扇形顺着坡包抄往下，下到底后缓缓地铺展开去，怀一沟的绿。山里枞树多，常常一片枞树林里抱着一片茶园，这里偏巧，茶园旁竟然是一溜四五棵枫杨树夹一棵皂角，新出的芽叶和茶芽一样鲜嫩，浮在高高的云端、树梢，可以是枫杨树，风儿在树梢打秋千，鸟儿在枝尖跳舞。公公说，枫杨树外围就叫小石浪了，是一条河沟。小石浪春天滴水，秋天就留下一河的石头翻浪。

沟边那一棵皂角树，冬天的时候，突然的就会掉下一颗皂角，噗地一下，不知掉在哪蓬草窠里，噗，又掉下一颗，惊起一只鸟，呀的一声飞走了。枫杨、皂角、河沟，鸟雀，以及茶香，它们，才是这里的主人吧。

大嫂几人在茶窠间隐约，红色白色的身影，笑声语声浮在茶窠茶

嗓子冒烟，手也不听使唤。看看老琚，他早就一屁股赖在地上，在那喝水了。问他累不累，他一脸憔悴：“原来摘茶真的累。”再问他摘茶有意思么？“这当然有意思了。”他一边说一边爬起来，凑到茶树边，又弯腰摘了起来。事实上，我也几次想打退堂鼓，太累了，但看着这嫩绿的茶头，比原来我家里那茶树上的好看多了，实在舍不得放手。看看两位女将，状态也是差不多，但没谁退却，大家都在坚持，累并快乐着。

午饭前，大家都已摘了不少，一个个心满意足。因为茶草捂在一起会发黄，表弟媳妇找了个簸箕，把围兜里的倒出来摊在里面。果不其然，表弟媳妇摘的茶草又多又好看，而我们摘的就大小不一，龇牙咧嘴的。“确实是难看了些，可能喝起来的味道应该还是一样的。”我们只好自我安慰。

饭后，我们本不想再摘了，表弟媳妇说：“既然来了，就多玩会，再摘些，反正你们不摘，茶园里那些茶头也没人要了，浪费了也可惜。”我望着老琚，老琚见她盛情，又把围兜拿在手上，大家又进了园子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还感觉意犹未尽，很想带点茶草回家自己加工，找找小时的感觉。魏老师不同意，说好东西别糟蹋了。只好作罢，把所摘茶草送进了茶厂，一过秤，八斤二两，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摘了这么多。

连夜，茶叶出来了，一阵清香扑鼻而来。随手拈几根看看，粗壮壮的，还带着梗，不像市场上买的茶叶那么瘦弱不堪，颜色也深翠很多，凑近鼻子边闻闻，香味确实盖过了那些早茶。回到家，迫不及待地泡了一杯，抿了一口，绵绵的夏茶韵味在口鼻间回荡。自己动手摘的，就是不一样，小时候那种感觉，一下又回来了。

叶上，更静了。我随手掐了几片嫩芽，一牙一叶或一牙两叶，老树新芽，捻揉把玩间，能闻到青涩涩的香，这是春天田野特有的青气，也是家的味道。“每春当高卧山中，沉酣新茗一月”，游子读了，是要落泪的。这些茶叶经由大嫂她们的手，从种植、采摘到制茶、销售，最后到我们的杯中，不知喝茶的你我，望着杯中茶叶载浮载沉，会不会想到这杯茶来自何处，在何种天气下采摘，从茶林到杯中，一株芽叶要经过多少度的光照、吸收多少养分，最终成为杯中的一抹香，或者，你我还能看到杯中的云影，听到风中的枫杨，嗅到茶窠下的兰花香……

在春天里，在这茶园里，在这满山的绿里，可吟唱，可比兴，可像诗经里那样一唱三叹，回环往复……我欢喜的是这春生春林春绿，公公嫂嫂们喜悦的是茶香带来的踏实，这是他们的生活……聂鲁达有一首诗，极感性描述了坠入春日时的微妙感受：“从群山中我将为你捎来幸福的花束、风铃草/黑榛树的果实/我要对你做/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”。

高山流云，山间新绿，都在汨汨流着，一如那吹过的微风，一如那落在微风里的笑声。那漫山遍野的绿啊。